

译文经典

天才雷普利

The Talented Mr. Ripley

Patricia Highsmith

〔美〕帕特里夏·海史密斯 著

赵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经典

天才雷普利

The Talented Mr. Ripley

Patricia Highsmith

[美]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 著

赵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才雷普利/(美)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著;赵挺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3

(译文经典)

书名原文: The Talented Mr. Ripley

ISBN 978-7-5327-7986-4

I. ①天… II. ①帕… ②赵… III. ①犯罪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21185 号

Patricia Highsmith

THE TALENTED MR. RIPLEY

First published in 1955

Copyright © 1993 by Diogenes Verlag AG Züric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iogenes Verlag AG Zürich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0-590 号

天才雷普利

[美]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 著 赵挺 译

策划/黄昱宁 责任编辑/杨懿晶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25 插页 5 字数 165,000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7986-4/I·4915

定价: 49.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0-86683980

汤姆朝身后瞥了一眼，发现那名男子正走出“绿笼”酒吧，朝他这边走来。汤姆加快了脚步。此人显然是在跟踪他。汤姆五分钟前就注意到他了。当时他坐在桌边仔细打量汤姆，一副虽不十分肯定，但也差不离的表情。汤姆确信此人是冲自己来的，连忙将杯中物一饮而尽，结账离开。

走到街角，汤姆猫起身子，快步穿过第五大道。附近有家名叫“劳尔”的酒吧。要不要试试运气，进去再喝一杯？这样会不会是玩火？还是拐到公园大道，利用那儿沿街漆黑的门道把这人甩掉？他还是走进了“劳尔”。

在酒吧里，汤姆信步来到一个空位前，习惯性地朝四周张望，看看有没有熟人。他认识的一个红头发、大块头的男子，正和一位金发女郎坐在一起。他总是记不住红头发的名字。红头发朝汤姆挥挥手，汤姆也软绵绵地抬起手算是回应。他一条腿跨过凳子，侧着身子骑在上面，挑衅似的把脸朝向酒吧门口，显得满不在乎的样子。

“给我来杯金汤力。”他对酒保说。

那人是他们派来追踪自己的吗？是，不是，是？他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警察或探员，更像商贾，或身为人父，衣冠楚楚、食不厌精，两鬓正变得斑白，一副不是太有把握的样子。难道他们就派这种人来干活，或许先在酒吧里和你攀谈，接着“砰”的一声——一只手摁住你的肩膀，另一只手亮出警徽。汤姆·雷普利，你被捕了。汤姆盯着大门。

那人果然跟进来了。他四下张望，发现了汤姆，马上又把眼神移开。他摘下草帽，在吧台的转角处找个位子，坐了下来。

天呐，这人到底想怎样？汤姆再一想，他肯定不会是个性倒错者。这个词，汤姆绞尽脑汁才想起来，好像它具有一种保护的魔力，因为他宁愿这人是性倒错者，也不希望他是警察。对于一名性倒错者，他只需说，“不，谢谢”，便可以微笑着走开。汤姆转过身坐正，挺直腰板。

汤姆看见那人朝酒保做了个暂不点酒的动作，绕过吧台朝他走来。果然来了！汤姆盯着他，一动都不敢动。最多判我十年，汤姆想。也许十五年，不过如果表现良好的话——没容他多想，那人已经张口了。汤姆的心怦怦直跳，内心绝望而懊恼。

“对不起，请问你是汤姆·雷普利吗？”

“是我。”

“我是赫伯特·格林里夫，理查德·格林里夫是我儿子。”汤姆彻底糊涂了，比对方拿一把枪指着自已更甚，因为这人的表情友善、带着微笑，充满期待。“你和理查德是朋友，对吧？”

汤姆隐约想起一个人来。迪基·格林里夫，一个金发的高个子。在汤姆印象中，他很有钱。“噢，迪基·格林里夫，嗯。”

“你总该认识查尔斯·施立弗和玛塔·施立弗夫妇吧，是他们跟我说起你的，说你可能——噢，我们还是找个地方坐下来聊，好吗？”

“好啊。”汤姆愉快地答应，端起酒杯，随这人走到这间小酒吧后面的一张空桌子前。逃过一劫，汤姆想。平安无事！不是来抓他的。是为别的事情。反正不管什么事，只要不是为了重大盗窃案或非法篡改邮件案之类的事情就行。理查德也许遇到麻烦了。格林里夫先生可能需要帮助或建议。对于格林里夫先生这样的父亲，汤姆知道该说什么话。

“刚才我不十分确信你就是汤姆·雷普利，”格林里夫先生说，“我以前只见过你一次。你和理查德来过我们家吧？”

“我想是吧。”

“施立弗夫妇也向我描述过你。最近我们一直在找你，施立弗夫妇希望我们在他们家会面。他们打听到，你经常光

顾‘绿笼’酒吧。今天晚上我是第一次来找你，结果运气不错，”他笑道，“上周我给你写了一封信，不过你可能没收到。”

“我没收到。”看来马克最近没把信件转给我，汤姆心想。马克真混蛋。说不定会有多蒂姑妈寄来的支票。“我一周前搬了家。”汤姆补充了一句。

“怪不得。不过信里也没说什么，就说我想见见你，和你聊聊。施立弗夫妇觉得你应该和理查德很熟。”

“我记得他，我们认识。”

“但你现在不和他通信了吧？”格林里夫先生的表情有些失望。

“没有通信。我都好几年没见过迪基了。”

“他已经在欧洲待了两年。施立弗夫妇对你评价很高。他们认为如果你给他写信，也许会有点用。我想让他回家。家里需要他回来尽一些义务——可是我和他妈妈苦口婆心讲的话，他全都置若罔闻。”

汤姆有些不解。“施立弗夫妇到底说什么了？”

“他们说——当然有点夸张——你和理查德是挚友。我觉得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你和他有通信联系。你也知道，理查德的朋友，我不认得几个——”他瞧了一眼汤姆的酒杯，像是觉得怎么也得给他再点一杯酒才够意思，但汤姆的杯子几乎还是满的。

汤姆记起曾经和迪基·格林里夫一起去施立弗家参加过一个鸡尾酒会。或许格林里夫和施立弗两家的关系比他和施立弗家的关系更亲近，所以才会引来这档子事。他这辈子和施立弗夫妇总共也只见过三四次面。最近一次是某天晚上，他为查理·施立弗计算个人收入所得税。查理是电视导演，他有好几种自由职业的收入，账目十分混乱。查理和玛塔发现，汤姆不但有本事把账目理清，并且算出的税款比查尔斯应缴的要少，在法律上还挑不出任何毛病。或许正因如此，他们才向格林里夫先生举荐汤姆。根据那天晚上的情况，查理保不准会告诉格林里夫先生，汤姆为人聪明，头脑冷静，办事周详可靠，乐于助人。不过这其中可有点误会。

“你大概也不认识理查德的其他熟人，能左右他一下？”格林里夫先生可怜兮兮地问。

倒是有个叫巴迪·兰克劳的人，汤姆想。不过汤姆不想把巴迪卷进来，给他平添这些琐事。“恐怕的确如此。”汤姆摇了摇头。“理查德为什么不愿意回家？”

“他说他宁愿住在那儿。可现在他母亲病得很厉害——呃，还有一些家里的事。不好意思，让你为难了。”他心烦意乱地伸手摸了摸灰白的头发，它们虽然稀薄，却梳得纹丝不乱。“他说他在那儿画画。画画倒不是什么坏事，但他没有当画家的天分。他在船舶设计方面很有天赋，如果肯花心思的话。”这时酒吧侍者走过来问他要点什么，他抬起头，

“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帝王威士忌。你不来一杯吗？”

“不用，谢谢。”汤姆拒绝了。

格林里夫先生歉疚地看着汤姆。“在理查德的朋友中，你是第一个愿意听我说话的。其他人总认为我是在干涉他的生活。”

汤姆对此十分理解。“我要是能帮你就好了。”他彬彬有礼地说。他现在记起来了，当年迪基的钱都是从一家造船公司汇来。这家公司造的都是小型帆船。显然他父亲希望他回家，子承父业，接管这间家族企业。汤姆朝格林里夫先生空洞地笑了笑，将杯中的酒一干而尽。他移坐到椅子边，准备离开，但隔着桌子传过来的失望之情清晰可辨。“他在欧洲什么地方？”汤姆虽然嘴里在问，其实心里根本不关心这个问题。

“在一个叫蒙吉贝洛的小镇，位于那不勒斯南面。理查德对我说，那儿连个图书馆都没有。他在那儿不是航行就是画画，还买了房子。理查德有收入，虽不太多，倒也足够他在意大利的花销。人各有所好，不过我实在没看出来那个地方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说到这里，格林里夫先生笑了笑，有些放开了。“我给你点一杯吧，雷普利先生？”侍者送来加苏打水的苏格兰威士忌时，他问雷普利。

汤姆本想离开，但他实在不想看着对方端着刚送来的酒在那里干坐着。“谢谢，那就来一杯吧。”汤姆把酒杯递给

侍者。

“查理·施立弗说你任职于保险业。”格林里夫先生饶有兴致地问。

“那是前一阵子的事了。我——”汤姆暂时不想对格林里夫先生透露他在美国国税局任职，“我现在在一家广告公司的会计部门。”

“哦？”

接下来的片刻，两人都没说话。格林里夫先生盯着汤姆，神情既可怜又充满期待。他到底能说出点什么有用的？汤姆则后悔不该接受对方点的酒。“迪基今年多大？”他问格林里夫先生。

“二十五岁。”

和我一样大，汤姆心想。迪基很可能十分享受那儿的生活。有收入，有房子，有帆船。他干嘛要回家？印象中迪基的形象现在越来越清晰了：笑容灿烂，一头金色卷发，一副乐天派的面容。迪基是个幸运儿。自己现在也是二十五岁，可是在忙什么呢？每周都在为谋生而奔波。银行没有存款。平生居然第一次在躲条子。他有数学才华，可为什么偏偏没用武之地，没人雇他一展身手呢？汤姆感到身上每块肌肉都变得紧绷，手里的火柴盒被攥得朝一面变了形，几乎全压平了。他觉得腻味，腻味透了，腻味，腻味，腻味！他想回到吧台，一个人呆着。

汤姆呷了一大口酒。“你要是把他的地址给我，我很乐意给他写信，”他很快地说，“我想他会记得我的。有一次，我们一起外出，去长岛参加一个周末派对。迪基和我负责拾海滩上的贻贝，大伙就拿它们做早餐。”汤姆笑着回忆。“有几个人还吃生病了，那次派对玩得并不开心。但我记得迪基那天就说准备去欧洲。他一定就在那之后便离开——”

“我想起来了！”格林里夫先生说，“那是理查德在国内的最后一个周末。我记得他也和我说起贻贝的事。”他放声大笑。

“你们住的公寓，我去过几次，”汤姆继续说道，而且说得越来越投入，“迪基还给我看了他卧室桌子上摆放的船模。”

“那些都是他小时候做的！”格林里夫先生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有没有给你看他做的船体模型？还有素描作品？”

迪基当时并没有给他看，但汤姆故作兴奋地说，“当然看了！是钢笔素描。有些画得很精彩。”汤姆从未看过那些作品，但现在这些作品对他来说仿佛历历在目，每件作品都像出自专业制图者之手，线条长短比例恰到好处，极具专业水准，而迪基正笑容可掬地拿着这些作品向他展示。他本想投格林里夫先生所好，再胡扯几分钟，把细节说得活灵活现，但还是忍住了。

“是啊，理查德对线条颇有天分。”格林里夫先生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气。

“没错，他确实有这方面的天分。”汤姆附和道。刚才的无聊感又朝他袭来。汤姆熟悉这种情绪，它有时出现在派对上，但通常情况下，是和一个他并不十分喜欢的人一同进餐时才会有，那会让他愈发觉得这夜晚的时光难熬。不过要是迫不得已，他倒也能够故作彬彬有礼地再耗上一个钟头，直到最后忍无可忍，夺门而逃。“对不起，我现在不是很有空，要不然我倒是愿意去那边，看看能否说动理查德。我对他或许能有点影响。”他说这些话，纯粹是顺着格林里夫先生的意思。

“如果你能认真考虑一下——就是说，我不知道你能否考虑去一趟欧洲。”

“不，不行。”

“理查德向来对朋友言听计从。如果你，或者像你这样的朋友能有空，我愿请你们过去和他谈谈。反正我觉得你们去比我去效果要更好。你现在有工作，抽不出时间，对吧？”

汤姆的心突然猛跳一下。他装作一副沉思的表情。这倒是个机会。他身体的某些部分已经嗅到了味道，赶在他的大脑做判断前，抢先跳将出来。现在的工作：子虚乌有。而且他很快也不得不出城。他想离开纽约。“我或许可以去。”

他认真地说，还是带着那副若有所思的表情，好像正在摆脱成千上万道阻碍他去欧洲的束缚。

“如果你同意去，我十分乐意承担你的开销，这些都不在话下。你真的能安排一次行程吗？今年秋天怎么样？”

现在已经是九月中旬。汤姆盯着格林里夫先生小指上那枚纹章几乎快磨平的图章金戒指。“我觉得差不多。我很乐意再次见到理查德——尤其是你认为我能帮上忙。”

“我相信你肯定能帮上忙！他会听你的。至于你和他不是太熟——如果你向他强烈建议，觉得他应该回家，他反而会觉得你这个局外人没有私心。”格林里夫先生靠到椅背上，赞许地看着汤姆。“蹊跷的是，吉姆·伯克夫妇——吉姆是我的合伙人——去年在乘游轮时，顺道路过蒙吉贝洛。当时理查德保证冬天就回家。我指的是去年冬天。吉姆现在已经不管理查德的事了。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怎么会听一个六十开外老头子的话？但我们没做成的事，你却大有希望！”

“希望如此。”汤姆低调地说。

“要不要再来一杯？上好的白兰地怎么样？”

汤姆往家返时，已经过了午夜。格林里夫先生本打算叫一辆出租车，顺路捎他一程，但汤姆不想让他看到自己现在的住处——位于第三大道和第四大道之间的一栋黯淡肮脏的褐石建筑，门口还挂着一块“此屋出租”的招牌。在过去的两个半星期里，他和一个名叫鲍勃·迪兰西的人合住。他虽然和这个年轻人也不太熟，但走投无路时，鲍勃是他在纽约的朋友圈里唯一肯主动收留他的人。汤姆从没让朋友来过这里，甚至都没告诉任何人自己住哪里。鲍勃这儿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他化名为乔治·麦克艾尔宾的邮件可以寄到这里，且被人识破的几率甚低。但这所房子正厅后面的卫生间味道刺鼻，锁也坏了；这个单间污秽不堪，里面像是曾住过上千个各色人等，在房间里留下形形色色的秽物，却从没有人动手打扫卫生。一摞摞胡乱叠放的《时尚》和《芭莎》杂志，硕大艳俗的烟灰色玻璃碗随处乱摆，里面装满线团、铅笔、烟头和腐烂的水果。鲍勃

是个自由职业者，平时主要是为商店和百货商场装点橱窗，但现在只剩下第三街的古董店偶尔还找他干点活，那些烟灰色玻璃碗就是一家古董店送他的，权充报酬。汤姆刚来时，震惊于这儿的邈邈肮脏，想不到这地方居然还能住人。不过他心里也明白，自己不会在这儿长住。现在格林里夫先生适时出现了。事情总会出现转机。这就是汤姆的人生哲学。

汤姆正要沿着褐石台阶拾级而上，又先停下来，朝两旁小心翼翼地看了看。除了一个遛狗的老妇人和从第三大道拐角蹒跚走过来的一个老头之外，四下空无一物。现在若说哪种感觉让汤姆害怕，那就是怕人跟踪。任何人跟踪他都害怕。偏偏最近他总感觉被人跟踪。他沿着台阶跑上去。

他走进房间，这会儿他对里面的肮脏混乱看不顺眼了。他心里思忖，一旦拿到护照，便立刻坐船前往欧洲。也许是坐头等舱，有什么需求，一摁按钮，侍者就把东西送来。进餐时他要着正装，缓步迈进宽敞的餐厅，像个绅士那样和同桌进餐者交谈！他想，应该庆幸自己今晚撞上的好运气。而他的表现也恰到好处。格林里夫先生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是苦心孤诣地从他那里骗得去欧洲的机会。恰恰相反，他会认为是自己求汤姆去的。他不会让格林里夫先生失望。他会竭尽全力劝说迪基。格林里夫先生是正人君子，所以也想

当然地以为，世上的人都是正人君子。而汤姆差不多都快忘了世上还有正人君子存在。

他缓缓地脱下外套，解掉领带，像注视他人那样，注视自己的每一个动作。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腰板现在挺得比以前直溜多了，脸上也焕发出另一种神采。现在可谓是他这辈子中为数不多的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刻。他将手伸到鲍勃那塞得满满的壁柜里，恶狠狠地将里面的衣挂向左右两边推开，腾出空间放入自己的西装。接着他来到浴室。老得生锈的淋浴头一出水就分成两股，一股水流射向浴帘，另一股水流轨迹呈怪异的螺旋形，让他很难淋湿身体。不过这总比坐在肮脏的浴缸里洗澡要好些。

第二天早晨，他醒来时，鲍勃没在家。汤姆瞧了瞧鲍勃的床，知道他昨晚没回来。汤姆跳下床，走到双眼燃气灶前煮咖啡。鲍勃今早不在家也好。汤姆并不想告诉鲍勃他要去欧洲。那个懒蛋要是知道了，只会想着这是一次免费的游山玩水。到时候他认识的其他懒蛋，爱德·马丁，伯特·维塞等人也都会知道了。汤姆谁也不打算说，也不要别人为自己送行。汤姆吹起口哨。他今晚将应邀前往公园大道格林里夫先生的公寓做客。

十五分钟后，汤姆完成了淋浴、剃须，穿上西装，配上一条纹领带。他觉得自己现在的形象，作为护照的证件照，应该还不错。他端着一杯黑咖啡在房间里溜达，等早晨的邮

件。收到邮件后，他将前往无线电城^①，办理护照事务。那下午的时间怎么打发呢？要不去看看艺术展，为晚上和格林里夫一家人的餐叙找些谈资？或者研究一番伯克-格林里夫船舶公司的情况，这样也许会让格林里夫先生觉得自己对他的工作感兴趣？

这时门外的邮箱传来微弱的咯吱声，从敞开的窗户传进来。汤姆下楼，等邮差走下台阶，不见踪影，这才走出门，沿着邮箱下沿，把邮差刚塞进邮箱的那封寄给乔治·麦克艾尔宾的信取出来。汤姆撕开信封，从里面掉出来一张一百九十美元五十四美分的支票，收款人是美国国税局税务官。伊迪丝·苏波沃老太太真听话！乖乖就把钱交来了，连一个电话都没打。这是个好兆头。他返回楼上，把苏波沃夫人的信封撕碎，扔进垃圾袋里。

他把苏波沃夫人的支票放进一个马尼拉纸的信封里，将信封放到壁橱一件外套的内袋里。他心算了一下，自己诈骗来的支票金额总计已经达到一千八百六十三美元十四美分。可惜的是，这些钱无法兑换成现金。他怕某个白痴支票上的钱尚未入账，或直接将支票兑领人写成乔治·麦克艾尔宾，不过截至目前，还没人这么做。汤姆不知从哪搞到一张银行通讯员的工卡。卡上的日期虽然失效了，不过想办法是可以

^① 位于曼哈顿第六大道洛克菲勒中心，是世界著名艺术殿堂。